

2014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 2014 中国年度小小说



刘心武《徐胜利马芳》

王朔《漫长的告别》

陈毓《猎人》

聂鑫森《脸谱》

邓洪卫《去镇上喝牛肉汤》

凌可新《一条曾经的河》

谢志强《渡河》

赵明宇《锄奸》

李立泰《保定的枪声》

申平《瘸羊倌儿》

# 2014中国年度小小说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 海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 中国年度小小说 /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7-7441-7

I . ① 2 … II . ① 杨 … ② 秦 … ③ 赵 … III . ① 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3240 号

## 2014 中国年度小小说

选 编 者 杨晓敏 秦 俑 赵建宇  
责任编辑 龚艳华 李 敏  
封面设计 石 维  
责任监印 周 洋



出 版 人 郑海燕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 行 电 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41-7  
定 价 39.80 元

---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徐胜利	马芳	刘心武	(1)	去扬州做生意	黎晗	(57)
喊雁阵		刘心武	(3)	老街大炮	刘建超	(59)
玉米		刘国芳	(4)	深白	安石榴	(61)
树		刘国芳	(7)	阴险年代	陈力娇	(62)
漫长的告别		王朔	(9)	玩仇时代	谢宗玉	(64)
过客		王朔	(11)	和牛喜花在一起的那个下午		
佛手花		陈毓	(13)		非鱼	(66)
猎人		陈毓	(16)	父亲的梦	江岸	(68)
脸谱		聂鑫森	(19)	老娘土	江岸	(70)
农具博物馆		聂鑫森	(21)	羊事	李伶伶	(72)
好大一棵树		夏阳	(23)	脸盲症	蔡楠	(73)
日光机场		夏阳	(25)	时光缓缓流淌	宗利华	(76)
去镇上喝牛肉汤		邓洪卫	(27)	说媒	申永霞	(78)
第五只鹅		包利民	(29)	老院公	孙春平	(80)
一条曾经的河		凌可新	(31)	蝼蚁	周海亮	(82)
渡河		谢志强	(33)	一首诗或者一个女人		
蚁穴		谢志强	(35)		周海亮	(84)
礼拜二午睡时刻		何君华	(37)	箍大的	陈敏	(86)
细粮·粗粮·杂粮		于心亮	(39)	一串佛珠	戴希	(87)
瘸羊倌儿		申平	(45)	祝你生日快乐	戴希	(89)
莲荷图		张晓林	(47)	蛙人日志	东瑞	(91)
满船明月		张晓林	(49)	老兵	范子平	(93)
魏丽		芦芙荭	(51)	祥祥的明天	符浩勇	(95)
村支书老许		曾平	(53)	心房	纪日坚	(97)
绝望		于德北	(55)	土特产	李永康	(99)

- 小幻想 ..... 巩高峰 (101)  
月舟图 ..... 李永生 (103)  
手术刀 ..... 何一飞 (105)  
开满鲜花的小院 ..... 季 明 (107)  
化 石 ..... 孔 羽 (109)  
写春联的老王 ..... 刘立勤 (110)  
保定的枪声 ..... 李立泰 (112)  
裂 缝 ..... 李培俊 (114)  
洋 葱 ..... 潘 格 (116)  
陪儿子回家 ..... 刘黎莹 (118)  
杀人犯刘二根 ..... 莫 美 (120)  
现实的颠覆 ..... 墨 白 (122)  
老孟的哲学 ..... 秦德龙 (124)  
制 服 ..... 三 石 (126)  
大个子驴 ..... 姜淑梅 (128)  
风水宝地 ..... 申 弓 (130)  
金保反腐败 ..... 秦 俑 (131)  
移动的井 ..... 宋志军 (133)  
捡骨师 ..... 苏 平 (135)  
剪刀替针做媒人 ..... 田双伶 (138)  
鸟会说话了 ..... 袁炳发 (140)  
跳 楼 ..... 伍中正 (142)  
送他去天堂 ..... 谢大立 (144)  
照 相 ..... 邢庆杰 (146)  
自由拔节 ..... 许 锋 (148)  
老獾那双眼 ..... 杨海林 (151)  
哪怕打个呼噜呢 ..... 赵 新 (153)  
老式电话 ..... 尹全生 (155)  
官 痴 ..... 王孝谦 (157)  
一个陌生的排球 ..... 袁省梅 (158)  
洗澡记 ..... 赵文辉 (160)  
照片问题 ..... 周 波 (162)  
包装时代 ..... 阿 社 (164)  
包裹与行囊 ..... 艾 苓 (166)  
糟油脚 ..... 凌鼎年 (168)  
不 忘 ..... 安 宁 (169)  
一只不幸而幸运的羊 ..... 巴图尔 (171)  
多杀了一个 ..... 曾 颖 (173)  
站成一棵树 ..... 陈 勤 (174)  
缘 分 ..... 崔 立 (176)  
喜旺的年 ..... 谷 凡 (178)  
乐和先生 ..... 郭震海 (180)  
坑坑洼洼 ..... 红 鸟 (181)  
微笑天使 ..... 侯发山 (183)  
买 鱼 ..... 胡金洲 (185)  
吻安, 维多利亚 ..... 金 梦 (187)  
庭院深深 ..... 蓝 月 (189)  
行走的河 ..... 冷清秋 (191)  
老虎山庄 ..... 立 夏 (193)  
气象观察员 ..... 连俊超 (194)  
春到澧水河 ..... 刘绍英 (196)  
请 佛 ..... 吕啸天 (198)  
九连环 ..... 墨中白 (200)  
女土匪 ..... 欧阳明 (202)  
哭 ..... 田洪波 (204)  
新进化论 ..... 歪 竹 (206)  
外婆的压岁钱 ..... 万 芊 (208)  
两张面孔 ..... 王培静 (210)  
名人墙 ..... 梅 寒 (212)  
“黑画” ..... 王琼华 (214)  
数字不是游戏 ..... 韦 名 (216)  
大 暑 ..... 王彦艳 (218)  
郑小驴 ..... 韦如辉 (220)  
打 树 ..... 许 仙 (222)  
雨季的等待 ..... 盐 米 (224)

撵 山	杨 虎 ( 226 )	可爱的大蒜	赵长春 ( 246 )
树生的天堂	于艳丽 ( 229 )	鸳鸯茉莉	朱红娜 ( 248 )
圈 子	雨 瑞 ( 231 )	演 戏	曾宪涛 ( 250 )
秋刀鱼和铁观音	袁 丹 ( 233 )	出气筒	海 华 ( 252 )
今年秋天将去采摘什么		小 巷	林庭光 ( 254 )
	远 山 ( 235 )	一 根 葱	刘 玲 ( 255 )
生命的链条	赵淑萍 ( 237 )	父 亲	刘向阳 ( 257 )
陪着母亲坐火车	张玉兰 ( 239 )	红马甲 黑马甲	莫树材 ( 259 )
锄 奸	赵明宇 ( 241 )	黄 梅 花	彭素虹 ( 261 )
刘牙医	朱耀华 ( 242 )	搜 索	薛培俊 ( 263 )
生 门	钟法权 ( 244 )	玛吉阿米	张俏明 ( 265 )

## 徐胜利马芳

刘心武

和大学舍友聚餐，见面后大家纷纷问他：“怎么，家里还是原来的？”他不以为怪。他刚坐下，也问身边的：“二婚了吗？”聚餐间说说笑笑，还维系原配的，居然只有他和另一哥们儿。其余三位，两位二婚，一位刚刚离异，没来的那位发大财的，据说原配倒还没怎么样，二奶和小三已经掐得不可开交。世道已经跟父母那代不同，如今你看电视上的征婚节目，凡申明自己还是一张白纸的，几乎无一能够牵手；征婚嘉宾报告自己的情感经历若少于三次，选择方往往会觉得鄙夷。就连主持人和评议嘉宾，也会对征婚者报告出的交往史提出这类质疑：“你们好了几年，难道就没发生更进一步的事情吗？”若回答是最高境界无非牵手拥抱，则会代为叹息，甚至由此批评学校性教育的缺失。情感与婚姻彻底私人化是社会进步，白头到老与多次爱情多次婚姻，都属正常人生吧。

席间那位刚刚离异的舍友，说自己是净身出户，如今在运河边一处楼盘租住，忽然问他：“你还记得一个初中同学，叫徐胜利的吗？”他说：“对呀，有那么个同学，你怎么认识？”舍友就说，徐胜利和他媳妇，都在他住的那个楼盘物业公司工作，他跟徐胜利聊过天，有次不知怎么就聊出了这层关系。舍友说：“没想到你原来是在运河边上的中学。听徐胜利说，你们那所中学，升学率特低，你毕业后居然考上名牌大学，全校轰动。如今他也上网，在网上搜你的名字，见你成绩那么大，高兴得不行！”他就问：“徐胜利如今过得怎么样？娶了个什么媳妇？”舍友说：“看样子，他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他那媳妇，叫马芳。”他听了不由得“哇噻”一声。

说实在的，他早已把徐胜利马芳两位中学同窗忘记了。他一度十分笃信“知识改变命运”一说。受了高等教育，他确实过上了比较高等的生活。进入大公司，坐飞机就跟搭乘公共汽车一般，上午从北京出发，睡一觉抵达法兰克福，夜里却又是在开罗给家里通电话。近年利用节日长假，他带着老婆孩子游了欧洲，又游了日本、美国，至于新、马、泰，早不新鲜，澳大利亚新西兰刚去过，计划中的是马尔代夫和关岛。他绝不说“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的妄语，有若干女人爱他，他

也爱其中的若干。露水姻缘于他是情感旅游，“爱一处地方就留在那里”则是谵语。至少到目前他还珍视自己的原配和家庭，旅途劳累后回自己家，彻底地放松下来，是幸福感最强烈的生命时段。现在舍友忽然提及徐胜利和马芳，而且，舍友感叹道：“你那两位同窗，聊起来，不仅没坐过飞机，没出过境，他们的旅游足迹，最近也就是北戴河。我有时会看见，他们一起下班，各骑一辆自行车，男的在前头，女的在后头，各自的自行车车座上，夹着一个不锈钢饭盒，那应该是装他们每天中午的饭食吧。他们的生存状态，跟我们，特别是跟你相比，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是呀，太原生态了啊！”

确实，太原生态了。高二的时候，徐胜利和马芳就相好。一个并非帅哥，一个绝非校花，但是放学的时候，总是徐在前面走，马紧跟在后。同学们后来多次发现，两位在运河边手拉着手，他见着过马芳买了烤白薯，递给徐某人吃。于是，有回他和班上另一男生，逮着个机会，就冲到二位身旁去起哄，又在不少同学在运河边嬉戏时，用削铅笔的戳刀，在白杨树干上刻下了“徐胜利马芳”字样，是故意把两人的名字掺和在一起。结果徐某人倒没怎样，马芳气哭了……肯定是马芳到班主任那里告了状，班主任，一位那时候还没有嫁人的女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一是刻树皮影响树木生长，二是随着那杨树生长，字会越来越大，你让人家越来越难为情！更主要的是，你脑壳里是些个不健康的思想，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那危险因他后来考上名牌大学而烟消云散。

徐和马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就在原住地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结婚了。他们打一份普通的工，挣不算多的钱，养育他们的孩子，赡养他们的老人，估计听不到他们离异和二婚的消息。在网上输入他们的名字或许会出现一串相关的词条，是有这样那样的身份或成功的人士，但绝非他们，他们多半就会那样默默无闻地过一生。

有一天，他办完事，驱车路过运河，停车努力寻找那株被他刻字的杨树。许多老树早被伐掉补种新树了，但他固执地寻觅。终于，在一株高大的杨树上，需要仰起头，才能依稀看到刻字，那最后一个字，笔画开裂得好厉害，但下半部分明显是个“方”字。于是，少年时期的无数往事，飞鸟般撞击到心头。

## 喊 雁 阵

刘心武

她左手手背上长出两个瘊子。起初比较小，颜色也淡，工作忙，就没太在意。这些天瘊子忽然变大了，忙到网上查相关资料，越看心里越堵。去医院就诊，大夫说的跟网上查到的相符，开的药有化学成分，取回来备用，还是自己按网上查到的太平偏方来治，煮薏米粥，吃醋泡蛋，用香蕉皮擦……

老公为一个项目出长差，儿子期中考试，自己在公司干那份工作，下了班还得在电脑上继续一阵，老板可不算你加班。

那晚儿子去看电影，起初她不放行：“你这次期中考试总成绩从全班第七名降到了第九名啊。”见儿子垂眼帘咬嘴唇的模样，才一挥手：“去吧去吧！”自己想听音乐，许久没用过的留声机，搁上当成宝贝的旧黑胶唱片，却放不出音来。给老公打去电话，却“您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固执地连拨数遍，依然是那无情的声音，好烦！莫非老公他……自己终究是信得过，但公司里有闲言碎语飘进她的耳朵，总还是如同心尖上粘了柳絮……

于是给闺蜜荣荣打去电话，荣荣说：“也要给你拨呢！”“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将烦恼倾巢泼出，最后提到手背上的瘊子：“据说大的是公，小的是母，弄不好它们还要自动繁殖，甚至传染他人！烦透！自己按偏方治了半个月了，一点儿不见效！哪敢用西药，人家说明书上就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给你挑明了……”荣荣就跟她说：“我有偏方！小时候，在农村，我脸上长了瘊子，你猜我妈怎么给我治的？她教我拍巴掌喊：‘大雁飞，瘊子追！大雁落，瘊子掉！’注意，‘大雁落’要喊成‘大雁涝’的音，土话才押韵嘛。我妈说，她年轻的时候，脸上长过瘊子，姥姥就是那么教她的。她看见天上的雁阵，就跑着喊，后来，也没吃药也没搽药，瘊子自己就瘪了掉了，脸上光生生大美女，所以我爸那大帅哥娶了她嘛……不消说，后来我如法炮制，瘊子也没影了！”她听了忍不住乐：“这偏方！叫‘喊雁阵’吧？好搞怪！我倒真想试试，不过，如今城里头，动不动雾霾罩顶，就是有那雁阵飞过，哪儿见得？想必大雁也都躲着飞，我到哪儿喊‘大雁飞，瘊子追！大雁落，瘊子掉！’……”

跟荣荣煲电话粥，不知不觉间儿子已经从电影院回来了，儿子是打着电话进门的，到她跟前就喊她：“妈！爸给你打电话总不通，惊惊乍乍的，搞得我也以为惊悚片演在了咱们家！”她这才跟荣荣“拜拜”，彩铃立即爆响，是老公，她不由

得先狠甩一句：“干什么惊惊乍乍的？”几分钟后，才平心静气，道出手背上的麻烦，还有荣荣推荐的“喊雁阵”偏方。老公笑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蓝天白云，也没有大雁迁徙啊。不过，我出差的这地方不远，有个湿地公园，听说有几十种禽类呢，你们母子俩不如飞这儿来度周末，说不定这儿有小雁阵，够你喊一气的！”她就心疼花钱，又说：“怕你们也感染上，生出一群瘊子来！”老公说：“咱们小康胜大富，不当守财奴。瘊子这类东西，归根结底跟心情有关。‘喊雁阵’恐怕就是一种化解焦虑的心理疗法，心情舒畅，经脉大通，免疫功能必然提升。至于传染，咱们之间是互相免疫的呀，那可能性几等于零！”

那个周末，他们一家出现在湿地公园，正观赏，荣荣发来彩信，她一看就明白：“闲言碎语——风过耳”“排名跌位——不在一时”“唱机失声——心音未泯”……闺密将她倾诉过的烦恼一点点化，正如翩飞的雁阵，身边有亲人，关怀有好友，她不禁开怀高喊：“大雁飞，瘊子追！大雁落，瘊子掉！”老公和儿子也跟她一起快活地喊……

信不信由你，过了一周，她手背上的瘊子果然先瘪后掉。

## 玉米

刘国芳

很多年前的故事了。

村里有四个女人，她们以前是村里的铁扁担娘子军，后来铁扁担娘子军散了，但她们四个人还经常在一起。四个女人叫春、兰、秋、菊。那是大饥荒的年月，地里没有收成，四个人便一起去挖野菜，去河里捉鱼，捡蛤蜊，反正四个人感情深，做什么都在一起。

其实村里还有一片玉米地，有十几亩。玉米熟了，但没人敢摘，村里派了个凶神恶煞般的狗疤子守着。这狗疤子手里总握着一杆铳，见人走近，砰一声往天上放一铳，吓得没人敢走近。春兰秋菊四个女人经常往苞谷地边走过，这时候春忍不住，总说：“真想过去偷一个。”

另外三个女人立即说：“我们是铁扁担娘子军，我们宁可饿死，也要保持节操。”

春满脸通红。

终于有一天，春忍不住了，晚上去偷了几个玉米。这事，不知怎么被兰知道了。四个人在一起时，兰盯着春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

春说：“太饿了。”

秋说：“再饿也不能偷。”

菊说：“你丢了我们铁娘子的脸。”

春又是满脸通红。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晚，兰也去偷了几个玉米。这事，被秋知道了，几个人在一起时，秋盯着兰说：“你怎么也做这样丢脸的事？”

兰说：“太饿了。”

菊说：“再饿也不能偷。”

但菊说过这话的第二天，也在晚上悄悄接近玉米地，看狗疤子不在，迅速摘了几个玉米。菊很坦诚地把这事告诉了几个姐妹。这回，只有秋指责她，秋说：“真丢脸。”

菊分辩说：“全村都在偷，我们为什么不偷？”

春和兰一起说：“就是。”

这晚，秋实在饿得不行，也去了玉米地，趁狗疤子不注意，摘了几个玉米。秋把这事告诉几个姐妹时，几个人笑了，都说：“别人偷得，我们为什么偷不得？”

过后，春兰秋菊几个人除了去挖野菜去捉鱼捡蛤蜊外，也一起去玉米地里偷玉米。当然，不是每次都一起去，有时候，她们也会单独去。这天半夜，春饿得难受，就一个人去了，但这天不走运，刚摘了两个玉米，狗疤子出现了，狗疤子把铳对着她，还说：“你信不信我敢一铳打死你？”

春哆嗦着说：“我信。”

狗疤子说：“把衣服脱了。”

春没动。

狗疤子就把铳顶在春身上。春真怕狗疤子开枪，她慌忙扔了手里的玉米，然后把衣服脱了。

狗疤子就在玉米地里把春做了，然后，给了春一小筐玉米。

兰这晚也出来了，目睹了这一幕。兰过后告诉了秋和菊，几个人在一起时，兰秋菊一起说：“你怎么就依了狗疤子那样的人呢？”

春说：“我不依，他会开枪打死我。”

兰说：“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

秋说：“你太没有骨气了。”

菊说：“就是，太没骨气。”

这晚，兰也去了玉米地，也是才摘了两个玉米，狗疤子的枪就顶在身上了，狗疤子直接说：“把衣服脱了。”

兰没说话，但脱了衣服。

自然，兰离开时，也得到了一小筐玉米。

这次，是兰主动告诉几个姐妹的，春没做声，但秋和菊做声了，她们说：“真不要脸，为了几个玉米，竟跟狗疤子那样的人睡觉。”

兰说：“我怕他打死我。”

菊说：“怕死。”

才说过人家怕死，菊自己也一样了。菊这晚也去了玉米地，当枪顶在她身上时，她没等狗疤子说话，就把衣服脱了。菊没隐瞒，告诉了几个人，这回只有秋指责她，秋说：“没想到你也怕死。”

这回春兰菊一起说：“我们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秋说：“我才不怕呢。”

只是，当这天晚上枪顶在她身上时，秋才知道自己说了大话。枪顶在身上很痛，她不动，狗疤子就死劲顶，随后，她也脱了。

四个人再在一起时，都骂着狗疤子：“那个王八蛋。”

这晚，四个人没约好，但碰在一起了，野菜越来越少了，河里的鱼几乎没有了，只有那片玉米地里，还有些玉米，四个女人不约而同去了苞谷地。但刚摘几个玉米，一把枪对着她们了。春没有慌，春说：“王八蛋狗疤子，你娘的还让人活命不？”

兰也站出来说：“有种你崩了我们姐妹四个！”

秋与菊也挺直身子，怒目望向狗疤子。

狗疤子的手开始抖了。

当晚，春兰秋菊每人摘了一大筐玉米，走了。

若干年后，春兰秋菊都老了，那块玉米地也不存在了，那儿已是村里的一幢房子。春兰秋菊还会在一起，一天在一起聊着天时，一个小孩啃着玉米走来了。春兰秋菊见了，不说话了，发起呆来。呆了一阵，春眨一眨眼，流泪了。啃玉米的小孩子是春的孙子，见奶奶落泪，就问：“奶奶你怎么流泪了？”

“没有，是眼里落了沙子。”春兰秋菊一齐说。

# 树

刘国芳

一棵树长在村口。其实，离村不远长着好多好多树，但因为那棵树不跟它们在一起，所以，那棵树看起来孤零零的。

一个老人，也是孤零零的。老人总到树下来，累了，在树下歇着；热了，在树下乘凉。树在风里哗哗作响，那是树在说话，说又来啦。老人听得懂树的声音。老人说我们都很孤单，我来跟你做伴。树也听懂了老人的话，树在风里摇曳着，那是树在向老人点头。老人也点头，笑着。

这天，老人又在树下待了好久，天晚了才回家。老人在家里也看得见树，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但这晚，老人发现树动了，准确地说，树会走了，树走到了老人跟前。

老人惊呆了，老人说：“你是谁？”

树说：“我是树呀，你天天在树下乘凉，还不知道我是谁？”

老人说：“你也会走？”

树说：“不可以吗？我才不愿意永远待在一个地方哩，我想像你们人一样，到处走。”

老人说：“你们树也想走呀？我还以为你们只愿一动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

树说：“谁愿意那样，动不了，你们人类想砍就砍想伐就伐！”

老人说：“那是，会走动，就可以躲。”

老人说着，看着树走动，树走起来风一样，往前面去。老人见了，又喊：“你去哪里呀？”

树说：“我想去你家里看看。”

老人说：“我带你去。”

老人就带树去了他家。树很聪明，很快就发现老人一个人生活。树问老人：“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老人点点头。

树说：“我记得你以前有儿有女，他们也往我跟前走过，他们呢？”

老人说：“他们都生活在城里。”

树说：“你为什么不愿去？”

老人说：“我去过，但住了几天就回来了，我还是觉得在乡下好，空气好，也

自在，不像城里，到处是房子，一棵树都没有。”

说到城里，树就一脸的羡慕，树说：“我从没去过城里，你能带我去城里看看吗？”

老人说：“可以呀。”

老人说着，带树往城里去。树走得很快，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城里。果然，城里一幢房子挤着一幢房子，没什么树。即使有树，也是一些很小的树。树在城里走着，惹很多人惊奇，他们都说：“看，那棵树怎么会走呢？”

树有些得意，树跟老人说：“会走动真好，可以到处走。”

老人说：“你慢点儿，城市不比乡下那么空旷，不要撞到人。”

树慢下来。后来，在一条大街上，树不愿走了，站下来，立刻有人站在树下，还说：“这棵树真大。”

有风吹来，树叶哗哗作响，站在树下的人又说：“真凉爽。”

老人当然在树下，老人说：“凉爽就多栽些树呀！”

一个人说：“哪里有地方，有栽树的地方可以多盖一幢房子。”

树听了，就说：“那我们不能待在这儿，影响他们盖房子。”

说着，树风一样走了。

老人跟着树走，在一个地方，老人跟树说：“这地方原来叫枫树湾，以前有一大片森林，后来，所有的树都砍了，盖了几十幢大房子。”

树叹了一声。

在另一个地方，老人说：“这个地方叫樟树下，有好多好多大樟树，也砍了，盖了房子。”

树又叹气，树说：“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树后来又停下来，那儿风景好，树不想动。但不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伙人拿着电锯在那儿锯树。树吓坏了，跟老人说：“赶快走，不然，会被他们砍了。”

说着，树跟老人一起走了。

但奇怪的是，他们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他们像迷路的人，到处找，也不知道原来的地方在哪儿。老人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老人一急，醒了。

原来老人在做梦。

老人急急忙忙爬起来，去看那棵树。很快，老人看到那棵树了，但树歪在一边，被人砍倒了。

老人跑过去，老人问几个砍树的人：“为什么把树砍了？”

几个人不睬老人，只有树，倒在风里飒飒作响。

那是树在哭泣。

## 漫长的告别

王 朔

年前小岛说年后他要去浪迹天涯，他提议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一下。

我们当然都表示赞成，只要有人请客，我们都是乐意奉陪的。

那天聚餐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小岛做了慷慨激昂的陈述，大意是他稀里糊涂活了三十多岁，不能再稀里糊涂过下去了，既然三十不能立，三十能走也是不错的。

小岛说得很动情，好几次声音都有些哽咽了，眼角有些湿润。

我们完全被他的情绪感染了，再加上酒精的渲染，都有些激昂，对他的决定大加赞赏，什么事业，什么成功，什么爱情，什么婚姻，大多是过眼云烟，不过自欺欺人罢了！我们要活在当下，活出真我，活出一片新天地！

由于语言太苍白，小岛深情地唱了一首汪峰的《再见青春》。虽然由于情绪激动加上醉意泛滥，唱得有些跑调，但情真意切，句句发自肺腑，让我们都不禁动容。

他唱着唱着，竟有些泪流满面的趋势，我们不禁唏嘘感叹：还是年轻好啊！跑调都能唱得这么有范儿。赞！

最后，由于实在太感动了，老秦抢着买了单，说是要让兄弟省点儿钱，留着路上用。

多么好的兄弟啊！作为铁哥们儿的我自然也不能落后，我毅然决然地把所有没吃完的菜打了包，朗声道：“浪费是可耻的！兄弟，留着路上吃！”

春节后，迟迟不见小岛有所行动。正当我们疑惑时，接到了他的电话，说这阵子处理了家里一些后事，比如把必备的行李打包，把不用的物件打包，该卖的卖，该丢的丢，只是有些东西确实难处理，比如前女友送的东西等等，着实让他纠结了好久。现在终于处理得差不多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春暖花开之日，就是你我告别之时。

于是他提议再聚一次，毕竟吃一次少一次。我们表示了同意，欣然赴约。

这次聚会依然有些小伤感，小岛依然说了很多，我们依然被感动了，当然我们依然喝了不少酒。我知道这次老秦肯定还会抢着付账的，我很了解这家伙，我也不能落后，所以我毅然决然地点了几个比较贵的菜，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顿了，我很欣慰。

小岛依然清唱了那首《再见青春》，这次表现显然好多了，唱得比较靠谱，只是可惜缺少点儿第一次唱时那种惊心动魄的震撼。

最后，我们给予了他最诚挚的祝福，并进行了亲切的拥抱。那一刻，我们哭了——好兄弟！去月亮之上自由飞翔吧！不管世事变幻，你永远是我们最炫的传奇！

过了一段时间，桃花开了又谢了，仍然不见小岛行动。我们表示很焦虑，为前两次的豪言壮语感到有些羞愧难当，毕竟我们都是有点儿节操的人。

小岛还是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公司有些工作还需要他解决，虽然他在公司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有些工作还是要由他负责的；做事有始有终，做人有情有义，这才是新时代有为青年的品格。另外多存点儿钱也是必要的，毕竟出门在外有钱没钱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要做的是浪迹天涯，而不是混迹江湖。

最后他说工作已经基本搞定，很快他将仗剑出山快意恩仇了。对此我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就再次聚会以做最后的告别达成了一致。

那次聚会不再有伤感，更多是对未来的憧憬，对未知旅途的期待，对人生还有无限可能的欣慰。我们狠狠拍着小岛的肩膀鼓励他：去吧！去领取你人生最灿烂的那枚勋章吧！去给死气沉沉的生活一记响亮的耳光吧！去告诉所有人一事无成也一样可以活得理直气壮吧！

结果小岛哭了，他哽咽道：“你们就不能轻点儿拍吗？好疼！”

最后，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小岛唱了一首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老秦、党生和我伴着歌声跳了一段广场舞，是那么合拍。那一刻，我觉得：人生真他妈美好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还是没有行动。他说很难决定第一个地方去哪儿，他说这很重要，可能决定下半辈子的幸福，一定要慎重！但他说很快了，真的！我们呵呵一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仍然没有行动。他说最近下雨，不利于出行，而且他有很多衣服没洗，洗了又没干，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继续呵呵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照旧没有行动。他说最近天热，紫外线太强，容易对皮肤造成伤害，会影响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将来，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照旧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岛习惯性没有行动。他说最近有几个重要的约会，做人要有情有义，不能放人鸽子，都是有节操的人，再等等，很快，真的！我们习惯性呵呵。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秦沉不住气了，小岛已经用“吃一顿少一顿”的理由吃

了他好几顿了。现在“吃一顿少一顿”已经成了小岛的口头禅，取代了原来的“我要写一本书”。

在又一次“吃一顿少一顿”的告别聚餐中，老秦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人生最成功的事就是说服自己相信目前的生活挺好的。我觉得你已经成功了。”

党生也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要不你和我一起去考公务员，这个更有挑战性，更符合你新世纪有为青年的气质，要不考事业单位也行，最近事业单位要涨工资了，很有前途！”

此时，我当然不能落后，我照样语重心长地对小岛说：“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去哪里。”

那次告别聚餐是史上气氛最凝重的一次，小岛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甚至最后连歌都没有唱。看着小岛转身离去的孤单背影，我们难免有些唏嘘，但毕竟告别来得晚一些，总是好的，我很欣慰。

在一个睡意昏沉的黎明，小岛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火车票，即刻启程！

告别来得猝不及防，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缠绵悱恻。也许，这才是最好的告别。

## 过客

王朔

我和老婆生活在一个湖边的村子里，这个村子不大，就十几户人家，大多以种菜打鱼为生。这个村子离县城很远，路况也不好，所以很少看到外人，只是偶尔看到背着大包的年轻人，拿着相机在湖边拍来拍去。

一个晴朗的黄昏，我浇完菜地，躺在院子里的椅子上，看着天边五彩的晚霞，风轻轻吹来，带着晚饭的香气，我感到很惬意，迷迷糊糊地打起盹儿来。

“你好……”我在梦中听到好像有人跟我打招呼，却看不清是谁。“你好！”这次我听清了，不是在梦里，我睁开眼睛，天色已有些暗了，院子门口站着一个人，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包，年纪三十岁左右，神情有些疲惫。

他见我醒了，笑了一下，脸上有了些神采，他的声音很低沉：“我路过这里，看看能不能租个房间住几天？”

我被他问得一愣，还从来没碰到这种事，喃喃说道：“这个，我们这里没有旅馆啊。”